

俄罗斯术语学研究对我国术语研究的启示

句云生 M.O. Матвеев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осква 119454)

提 要: 俄罗斯术语学是世界三大术语学派之一,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行业术语加工和科技术语标准化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国内学者郑述谱等人开始将俄罗斯术语学理论引入中国。俄罗斯术语学理论精深, 学派众多, 实用性强, 对我国术语研究大有裨益, 揭示其各个发展阶段脉络及分期特点、研究方法与突出成就, 再现术语称名研究的演进史, 对我国术语体系建设意义深远。

关键词: 俄罗斯术语学; 术语研究; 标准化; 术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H 08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术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主要探讨各学科术语、术语分类, 术语命名原则、演变及规范化等, 综合来看就是研究学科术语的命名原则。(句云生 2019) “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 但对各学科术语的普遍性质和一般规律进行研究的只有术语学。”(刘青等 2015: 11) 从这点看来, 术语学可以像逻辑学、哲学、数学一样成为一个方法论学科。俄罗斯术语学研究起步较早, 著述颇丰。它虽然不是一门极具热度的显学, 但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俄罗斯术语学发展独具特色, 稳居世界前三大学派。“苏俄术语学家开展大量的术语研究,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术语学。”(Ермакова 2017: 218—219)

2 苏俄术语研究概况

2.1 苏俄术语学的丰硕成果

工匠精神是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 是一种追求完美的精神理念。俄罗斯术语学家像工匠一样不断雕琢、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 将术语研究升华到国家科技发展和战略规划层面上。在俄罗斯术语学界, 因研究对象和学理使命的定位不同而出现了许多不同方向。从分工来看, 现代术语学分为理论术语学和应用术语学。前者主要探讨行业术语的发展和使用的规则, 从事理论建构方面的工作。后者关注术语使用及其使用过程中不准确、不标准的现象, 旨在促进术语描写、评价、修正、组织、翻译及使用等工作的开展。

根据应用范围术语学分为普通术语学和专门术语学。普通术语学关注术语词在行业领域的共性特征、目标、流变等现象。专门术语学研究专业词汇的使用规则, 主要有六大分支: 一是类型术语学。研究术语总汇的特征的比较, 明确术语的一般特征和不同, 与对比术语学有相近之处; 二是对比术语学。将不同语言中某一领域词汇进行对比, 来查证不同语言或行业词汇使用的异同; 三是语义术语学。探究专门词汇语义问题, 包括术语语义流变、同义、反义、多义等现象; 四是称名术语学。研究专门词汇的称名过程, 概念产生及其称名表达方

式；五是历史术语学。主要探讨术语学史，阐释不同学派对术语的解读，术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六是功能术语学。关注术语的功能，注重其在话语中的功能，研究术语在行业交际中的特点及其在信息技术中的应用；七是术语词典学。探讨专业词汇词典的编撰过程，是术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事设计、编撰术语词典的工作。

由于内部方向众多，俄罗斯术语学广立学派，优秀学者层出不穷，五个主流学派分布俄罗斯各地：第一，高尔基学派。先后由戈洛文（Б.Н. Головин）、科普林（Р.Ю. Кобрин）领导，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探讨术语和术语系的结构特点、术语在科学话语中的功能、术语的跨语言对比研究等方面的著述。第二，沃罗涅日学派。由伊万诺夫（С.З. Иванов）和安纽什金（Е.А. Анюшкин）领军，以沃罗涅日大学为基地。该学派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多部关于行业术语、术语词典编纂、行业术语结构类型描写等主题的论著。沃罗涅日学派主要阐述行业术语形成、使用、发展过程相关的术语学问题。第三，鄂木斯克学派。由特卡乔娃（Л.Б. Ткачева）领导，以鄂木斯克国立工业大学科学术语研究为基础，探讨术语学的社会语言特点、科技术语的认知加工问题。第四，车里亚宾斯克学派。该学派由戈洛万诺娃（Е.И. Голованова）为首，研究俄语术语称名、术语分类、术语认知、标准化、行业语言个性、行业交际语等。第五，莫斯科学派。苏佩兰斯卡娅（А. В. Суперанская）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学者，带领其追随者探索术语理论、术语与语体通用词关系等问题，多是从理论建构的视角着手。该派的成果推动了新时期俄罗斯术语学的研究，使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列依齐克（В. М. Лейчик）、舍洛夫（С. Д. Шелов）、塔塔里诺夫（В. А. Татаринев）等立足术语发展史、术语入典史等问题，是俄罗斯术语学走向巅峰的标志。数十年间，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戈洛文（Б. Н. Головин）、格里尼奥夫（С. В. Гринев）、达尼连科（В. П. Даниленко）等人先后对术语本质、术语总汇（терминология）和术语体系（термино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术语的共时与历时视角、术语的功能语义、术语词典学、术语认知等重要课题展开了研究，主要探讨了术语的方法论及语言属性。俄罗斯学者塔兰诺娃（Е.Н.Таранова）为术语体系的建构特点、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提出了很重要的理论思想。（Таранова 2011：143）总之，俄罗斯术语学大家频出，为打造不同知识领域标准术语体系，编撰专业词典，组建网络信息体系、术语库、术语网、专业知识词汇库提供了有力支撑。

2.2 苏俄术语学独特的研究方法

俄罗斯科技发展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与术语精准度高和推广教育息息相关。术语学家们立志研究不同话语中的术语生成、发展和使用问题，将相关领域术语体系化并和进行逻辑概念分析，建立起了规则健全的术语体系。他们不断与时俱进，挖掘前沿理论指导术语研究，将术语构成、术语语义等问题挖掘得淋漓尽致。俄国学者立足专业领域，构建领域术语的概念模型，揭示语言表达认知模型的方法，建立科学、教学、科普语篇的术语研究规则，从称名学、科学学、认知语言学等角度开展术语研究。学者们把术语学视为应用学科，认为术语学应探讨不同视角下称名单位的符号性，展现术语的语言学特点，描写术语语义，对其进行词源分析，研究行业概念特殊结构，加工术语分析方法。

当今，术语学科发展最主要、最前沿、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其概念体系的建构。学科话语体系的阐释能反映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推动知识理论研究走向完善。术语体系建构方法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复杂而尚待解决的问题。术语学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探讨术语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形成、历史分期、行业应用等问题。术语研究的重点是分析术语学术语形成及其标准化过程，建构学科核心术语体系。郑述谱指出，是否具有专业的科学语言是判断一个学科能否稳得住的关键条件，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它应该被看做是“硬件”。而专业的科学语言的核心“部件”就是表达该知识基本领域基本概念术语。（郑述谱 2005：195）应该说，对核心术语的研究是俄罗斯术语学的独到之处，术语（термин）、名称（номен）、

行话（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术语系（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原型术语（прототермин）、类术语（терминоид）、初术语（предтермин）、术语化（терминологизация）、去术语化（детерминологизация）、概念化（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范畴化（категоризация）等核心术语的阐释和解读对术语学学科发展影响深远。核心术语向我们揭示了研究该学科的历史视角。

科学术语是人对历史发展的认识，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特定的认知和逻辑特点。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会受时代和学者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术语的发展伴随着学科内容的深化和拓展，应在准确的历史定位下进行。关注术语的演化和其在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和功能十分必要。术语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要统筹个性和共性、客体和范畴、抽象和具体的二元对立。术语的认知规律和发展特点是在人的科学认知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术语具有规约性，是人为操作的结果。多义和同义现象都是术语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处理术语借入以及本土固有术语的关系是其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艰难课题。因此，俄罗斯的术语学特别强调术语的体系性、历史性、主体性、可协调性和全面性。

俄罗斯术语学界提出了著名的术语历史比较分析法（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用于分析科学概念。人对具体事物概念进行概括，从大量实例中抽取相似性。概念的概括性简化思维逐步会升级为高层次思维。概念源自对经验的抽象与概括，对自身思想进行转化，是对现实的抽象化。后来这种方法渐渐演化成“逻辑概念分析法”，即对术语进行逻辑概念分析（логико-понятийный анализ）。波波娃（Л. В. Попова）认为，逻辑概念分析丰富了词典释义，确保了词典的准确性和词汇量。此法可以层级结构方式呈现术语语义体系，增强术语研究的理据性，推动术语语义研究。（Попова 2012: 142—143）这种方法解释了术语的系统性，将词条结构化，在形式、内容上保证了术语的丰富程度，有效整合了术语语义研究和标准化的对接问题，确保了词典中术语的元语言解释力。

俄罗斯术语学自洛特开始就注重生产和生活实践，研究制定规范（标准化规则），提出分析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方法，为创建现代化计算机术语自动检索系统、数据库和知识库提供语言保障。术语学研究为编写专业词典提供挑选、加工词汇原则，制定编辑、核验术语的方法。它还关注术语翻译，坚持引进国外先进术语理论，为本国术语创新创造条件。可以说，俄罗斯术语学走出一条“匠心独具”的科学发展之路，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术语支撑，值得我国学习和效仿。

3 关于我国术语学研究的思考

3.1 学习苏俄术语学，助力我国术语学发展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在世界舞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迫在眉睫，这里的话语体系包括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套完整权威的学科核心术语体系。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中国对术语理论与实践的引介很早，成体系的引介要从“西学东渐”谈起。当时的社会需要从日语、英语等语种中借用术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主、商业贸易等诸多领域。引介来的术语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 21 世纪的 20 年间，中国学者郑述谱、吴丽坤、孟令霞、林春泽、孙寰、叶其松、张金忠、吴哲、陈雪等在术语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引进了俄罗斯术语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跟踪译介和系统化研究，先后介绍了许多俄国术语学的著述，在术语定义、术语多义性、理据性研究、术语标准化、行业话语等领域成果丰硕。学者们从称名原则、术语学科建设、术语定义研究、行业术语研究、术语整合研究、术语符号性研究、核心术语辨析、术语应用研究、认知术语学研究、汉语术语的认知和实证研究等视角展开细致而深刻地探讨。可以说，当今术语学研究已经从维斯特时代的本体术语研究转向研究术语的认知、交际功能。

术语是国家科学发展的载体，是文化传承的渠道。术语是语言的精华。术语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术语就是科学概念。密尔（John Stuart Mill）指出，概念是我们各种理论的核心部分。（戈茨 2014：18—19）它不仅决定着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而且也是这门学科得以发生、发展的重要基础。“所有科学努力的目标，是要形成一个知识总体，即知识系统。建造科学系统的砖瓦是概念。”（费尔伯 2011：125）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可以说：“科学始于概念”（杨晓雍 1990：16）。术语是各种理论的核心部分，不仅决定着—门学科的轮廓，也是这门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论基底。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构建知识总体，即知识系统。组构科学系统的要素是术语。在某种程度上说科学源于术语。术语学作为—门科学应建立自身的术语体系。

在俄罗斯术语学理论里，术语是依据事物特征组合而成的知识单元，而术语体系是依据术语间相互关系建立的结构化术语集合。通过科学研究人类可以挖掘事物特征，从而将这些特征升华，在理性抽象过程中形成相应的术语。我们把这些术语再联系在一起，建构起经验逻辑统一的术语体系，从而建立—种科学理论。术语对科学进行研究、描述和加工的手段，反映了人类对某种事物的认识，是客体的科学语言表达形式。于—门科学而言，术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在符号层面的表现就是其建构和完善的过程。科学知识是人用术语去说明、描述现象，同时使用—定的工具去验证相关现象的尺度。科学术语反映了人从感性认识基础上升到理论抽象获得普遍性理性认识的过程。—门学科术语体系集中反映了对该研究对象的认知水平。科学的任务是解释事物属性，告诉人们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科学—项更为重要的任务，也是科学超越—般经验的重要特性。术语体系是科学知识得以体现的主要形式，离开术语知识，科学就不能完整回答事物本质和事物发展的原因。

术语体系的形成是—个主客观辩证统—的过程。术语将人类活动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个具有各种联系的世界里。术语与生活实践的关系紧密相关。术语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通过人类活动来完善。然而其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更加突出，不可能完全脱离人主观认识而纯粹客观。人类以经验为基础对社会语言认知现象进行分析、描写、归纳和分类，将其概念化、术语化、体系化、范畴化，进而抽象形成关于事物和现象的术语体系，这本身就—个主观认知的过程。按照术语学本体论时序关系将各核心术语建构起来，试图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角度来建立术语学术语体系，这是它科学化发展的重要出发点。术语体系研究可加强科学理论中既存事实的分析和阐释，推动科学创新的产生。在科学理论中术语体系是衍生新术语的基础环节。术语体系能够助力生成新知识，是—种认识工具，可反映人类社会的认知形象，形成相应的“世界图景”。苏佩兰斯卡娅认为，术语是行业活动中的专业词汇，是专业语言的基本概念要素，集认知功能、体系功能、模式化功能、蓄积功能和标准化功能于—身，是人科学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有效手段。（Суперанская 2012：14—15）

中国术语学要发展必须加大术语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与研究力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派，打造具有—性性的术语学科。术语体系在术语学科—性性形成和科学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作为—种科学分类过程，术语化和范畴化是术语学概念体系形成的有效途径。在术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考虑到术语的本质属性。冯志伟指出，术语定名要遵循专业性、约定俗成性、单义性、科学性、理据性、简明性、能产性、稳定性、系统性、确切性和国际性等原则属性。（冯志伟 2011：32—41）术语在组建术语体系的过程中有时不可能遵守术语称名的全部原则，但要力求呈现。可以说，术语体系是术语学科的骨架，影响着术语学理论的概貌和术语理论力量的发挥。术语—经形成便作为观察、描述、解释不可或缺的器具在发挥效用。它的体系建构是其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种科学研究，须按照—定的科学原则来进行，其形成与科学分类是紧密联系在—起的。科学术语命名的本质是范畴化进程。

术语学术语体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分类的过程。科学对象的术语化是制订学科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体现了本研究的核心课题。术语学术语体系为学科继续向前发展确定了研究焦点，勘定了学科的边界。术语体系的建立是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过程，这是术语学迈向科学的起点。按照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观点来看，术语学术语体系建构最重要的任务是须区分彼此异同，其本身就蕴涵着术语间的关系。术语学术语体系研究此前最为欠缺，也是最关键的一项任务。

在一门科学诞生之初，我们的术语称名难免有疏漏不当之处，随着这门科学的知识渐趋丰富，术语体系才能渐入佳境。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学科术语已经组建了 70 个分委员会，审定公布了 70 多种学科术语，工作领域已涵盖基础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等各个领域，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科技术语体系。这对于促进各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促进国内外科技知识的互通与传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应用和推广现代信息技术起到了支撑和推动效用。提出建设术语学的中国学派在今天恰到好处，以此推动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

3.2 术语学研究的引进与“本土化”

术语学研究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学者将其称为“名物学”，指研究古代实物或典籍中记载的客体名词。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很多深邃的术语学思想。苏联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说过，术语的历史就是自然和社会知识发展规律的记录。（Гринев 2008：6）中国术语学蕴含丰富的学术文化内涵，其研究可追溯至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者张春泉说过：“术语是经过锤炼的语词，是表征科学知识、表达科学概念的特殊语词，术语使科学区别于常识，术语分布于各种语境、语体、文体，备用于各科词典，应用于各级各类科学共同体。”（张春泉 2017：2）因此，术语学界应致力于挖掘其术语词源与演变，梳理中国术语学的形成与发展脉络，揭示其各个发展阶段脉络及分期特点、研究方法与突出成就，再现术语称名研究的演进史，重现中国独有的物态文化和术语体系，厘清术语语义研究的重要成果。

术语思想在中国很多思想家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孔子《论语·阳货》中指出：“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荀子等思想家都关注术语问题。对“名”有很多论断，不同程度提及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我国辞书事业成果也有很多探究过术语称名与分类的问题。我国的《尔雅》其实是一部大型类义术语词典，将 2074 条词分为 19 个大类：释詁、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兽、释畜。《释名》提出 1502 条词，分 27 类：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在《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著述里有很多事物称名的方法都与术语学有关。中国学界一直在语言层面对术语进行实践和科学分类。术语学界要关注术语义类汇编、百科诠释色彩和综合性术语义类的词典，研究中国古代术语历史和文化。

术语词也是古代汉语词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先人对客观事物逻辑分类的结果。按意义的相同、相近和相关来给一些术语分类别的辞书编撰方法为后世类书的编纂提供了借鉴。唐代以后出现了许多雅书、类书等术语学著作，如《通雅》、《通俗编》、《艺文类聚》、《渊鉴类函》等均有代表性意义。我国的术语研究起步早，历史悠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3.3 查找问题，建构本国术语学科体系

当然，不得不承认，我国术语学当今引介的文献较多，分析术语本土因素的文献相对较

少。现阶段术语学本土化研究不足,创新乏力,仍处于跟踪译介阶段。我国学者对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进行了总体性的阐介,推动了本国术语学的发展,但在一些重要领域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进行本土化问题研究较少。我们运用国外术语学理论解决我国术语标准化、定量研究、实验研究等问题的力度还有待加强,缺少对《尔雅》、《释名》等古术语词典及现代行业词典的系统研究。另外,对术语学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术语系统建模、术语的联想研究、术语的话语分析目前也涉猎不够。还应指出,我国术语学研究方法不健全问题还要下大功夫,学者目前的研究偏重于概念分析,较少涉及实证方法和实验数据的使用。当代术语学的一些前沿研究,如概念隐喻理论、联想实验理论、类义建模理论等认知语言学理论都与汉语术语结合得不充分,需要尽快掌握和运用新的研究范式,深化术语学的前沿研究。当前术语学科建制略显不成熟,还没有真正形成学科研究的共同体,具备科学素养又受过良好术语学训练的高水平、跨学科研究人员严重不足。在大学术语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交流平台建设等方面仍显不足。

4 结束语

从苏俄术语学发展的过程看,我国应吸收其优秀研究成果,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一是要着力补齐研究范式、学科建制、方法论等方面的短板,要充分研究汉语语料,努力推出原创性成果,加快术语体系建设步伐。完善术语学研究的学科布局,集中力量建设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整合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神经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力量,恰当整合术语教学和研究。二是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优势。东西方文化差异为术语阐释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学者们要充分挖掘古汉语辞书资源。术语的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具有跨学科视角。三是要与俄罗斯术语学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中国的术语研究应充分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语境,积极参与学术探讨,鼓励青年术语工作者勇于探索,多在国际术语学期刊发表论文,提高在国际学界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四是打造术语学术体系。术语在一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作为一门科学的术语学,其术语体系不仅反映着它的科学思维水平和社会贡献度,也反作用于科学发展。对术语学术体系探讨和思考是该学科科学化发展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 [1]Гринев С.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я, 2008.
- [2]Ермакова А.В. Природа термина[J]. Вестник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18 (2).
- [3]Попова Л.В. Логико-понятийный анализ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J].Омский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2012(5).
- [4]Суперанская А.В., Подольская Н.В., Васильева Н.В. Общ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M]. Москва: ЛИБРОКОМ, 2012.
- [5]Таранова Е.Н. Проблем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еор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недостатк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J].Науч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2011(24).
- [6]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7]赫尔穆特·费尔伯. 术语学、知识论和知识技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8]加里·戈茨. 概念界定: 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 [9]句云生. “术”业专攻——俄罗斯认知术语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4.02.
- [10]刘青等. 中国术语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1]杨晓雍. 科学始于概念[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1990(4).
- [12]张春泉. 术语的认知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3]郑述谱. “术语学派”的提法值得商讨[J]. 中国科技术语, 2008(5).

[14]郑述谱. 俄罗斯术语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Enlightenment of Russian Terminology on Chinese Terminology Research

Ju Yun-sheng; M. O. Matveyev

(Institute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No. 2, MGIMO, Moscow 119454, Russia)

Abstract: Russian terminology school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terminology schools in the world. It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of terminolog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rms. Since the 1990s, domestic scholars Zheng Shupu and his students have begun to introduce Russian terminology theory to China. Russian terminology has profound theories, many schools, and strong practicability, which is of great benefit to terminology study in China. Terminology research has a long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and involved various fields of ancient social life. The terminology community should be committed to digging out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omb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rminology, revealing its development phase and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ing methods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reproducing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terminology research, and reproducing China's unique state-of-the-art culture and terminology system, clarifying the important results of terminology research, etc..

Keywords: Russian terminology; terminology research; standardization; terminology system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GJD1319020)和2019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WY2019086-C)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句云生(1988—)男,黑龙江明水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术语学; M.O. Матвеев, Старший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Ф.

收稿日期: 2020-06-02

[责任编辑:张春新]